

1302



邵武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政协邵武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邵武文史资料

第 1 7 辑

政协邵武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主 编 张四维

副 主 编 林一平

邵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17辑）

政协邵武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邵武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12月印刷

目 录

我所接触的陈光心同志	肖金照 (1)
难忘的回忆	黄昌明 (5)
华隆食品厂创业经过	朱镇华口述 (11)
解放初一次下乡借粮的回忆	
邓岱、付为旺、薛正忠 (22)	
参加土改宣传活动的回顾	黄学鹏 (26)
参与土改文工团舞美工作的回忆	王 义 (31)
记邵武第一个乡级选举中几件事	李胜源 (33)
张旺元逃命记	李胜源 (39)
解放初期邵中与县中合并概述	
黄学鹏、邓岱、邱传香、薛正忠 (42)	
政协一届三次全委会记略	张四维 (46)
我的“改造”生涯	吴子楠 (64)
“不在城里吃闲饭”之后 (续)	周 原 (72)
邵武“21号办”	黄文生 (90)
缅怀廖元道牧师	冯一中 (93)
鸭面风波	黄昌明 (102)
半个世纪的等待	沙剑萍 (106)
黄峭墓修建始末	高 飞 (158)

我所接触的陈光心同志

肖 金 照

陈光心同志原任邵武市委调研室主任，一九八八年底调市政协工作，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政协邵武市六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一九九一年离休，九三年春不幸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陈光心同志在市委工作期间我们彼此都认识，但因工作上相互联系不多，对他没有更深的了解。他调政协工作后，我和他相处仅仅二年多时间，但对他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和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等方面，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市六届政协主席是原市委副书记陈曼薇同志兼任，政协日常工作由吴治中副主席主持，陈光心同志当选政协副主席后，十分尊重吴治中同志的领导，在工作、学习以及组织政协委员视察、考察，开展调查研究等各个方面都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他们两人均是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但光心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

根据政协领导分工，陈光心副主席除挂几个委员会外，主要分管政协机关和办公室文秘工作。原来政协机关订阅的报刊杂志和一些部门、单位送来的一般文件、简报、信息

我所接触的陈光心同志

等，都放在阅览室桌子上，让大家翻阅，每隔二三天整理归类一次。光心同志看到后，立即召集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开会，从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谈起，说明报刊杂志和一些文件随意摆放在桌子上，既影响整齐美观，又不利于保密工作。会上要求专人负责领取报刊和文件，当天报纸当天夹好，文件归类传阅，阅后归档保管，形成制度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光心同志到政协后经常讲自己是统战工作的新兵，不学好统战理论和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就无法开展工作。他言行一致，除平时抓紧点滴时间自学外，每周二、五下午学习时间，他总是拿好有关文件，准时召集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在会议室学习，亲自宣读文件，和大家一起讨论，谈个人学习心得体会。

市里召开一些大会，请市六套班子领导参加并上主席台就座，光心同志总是谦逊地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主持会议，讲话作报告，他们上主席台就行了，我在台下坐一样听报告。除每年政协开例会他上主席台就座外，其他大会，他总是和一般干部一样坐在台下听报告记笔记。

一九八九年秋，市政协组织部分常委，并邀请市建委、工商局、环保局、交管站、昭阳办事处、铁路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对邵武火车站和南关商场至市立医院一带居民区的脏、乱、差情况进行视察，陈光心副主席带队，我亦参加这次视察。在视察结束讨论汇总时，大家对如何整治上述两个地方脏、乱、差问题，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我把大家讨论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并整理一份六千多字的视察情况报告送光心副主席审阅。我原认为这个材料领导看后肯定要退回修改补充，没有想到他亲自把报告作了删节修改，并要我看看有没

有意见，如无意见立即送打字室打印，尽快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作整治参考。这仅仅是一例，在两年多时间里，办公室许多大、小材料、报告等送他审阅把关，多数都是他亲自修改定稿，很少退给执笔者重写。这既体现了他有较深厚的文字功底，更说明他当了领导后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没有变。

光心同志不但尊重同级领导、和他们搞好团结，而且平易近人，关心下属，经常和机关工作人员谈心，鼓励大家积极争取上进，了解和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一九八九年我的小女儿大专法律专业毕业，当时上级规定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必须分配到乡下去锻炼，不得在市区安排。因为我的家属和子女均在郊区厂矿企业工作，已五十多岁年纪身边无人相互照顾。我找光心副主席反映这一困难情况，并说明能否照顾分配在离城较近的乡镇。光心同志认为这一要求比较客观，他当即找市委主要领导反映我的实际情况，并多次和市公安局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联系，希望给予照顾。在光心同志的诚心帮助下，终于较满意地解决了问题，事后公安局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说，光心副主席如此关心下属，深受感动，我理应给予支持。

当今社会上吃喝风比较盛行，不论哪个部门或单位，对来访客人都要设宴招待，而且是十八罗汉陪观音，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都参加。光心副主席对这一社会不正之风十分反感，省内外兄弟县市政协领导来我市参观交流时，他除参与向客人介绍情况，听取经验交流外，很少参加陪来宾吃饭，他总是说由主持工作的领导作陪就可以了，其他人员尽量少参加为好。

一九九〇年七月份，市政协在拿口镇召开常委会，会后

镇领导给每个与会者赠送一根钓鱼竿。光心同志知道后，马上找陈曼薇主席和吴治中副主席商量，认为我们在拿口镇开会，他们为会议处处提供方便，已经给他们增添不少麻烦，再不能收他们的礼品。最后三位领导取得一致意见，把钓鱼竿婉言退回。

陈光心同志来政协后，有一次拿二元钱叫我替他买几个政协专用信封，准备寄简报和信息之用，我风趣地说，政协虽是清水衙门，也不致于连几个信封都要自己掏钱买，于是我给他一叠信封，并把二元钱退还给他。这件事虽小，但光心同志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可见一斑。

光心同志离休不到一年时间就与世长辞，这样一个好干部好同志，过早去世，同志们都深感惋惜和悲痛，笔者谨以此文以示对光心副主席的哀悼。

难忘的回忆

黄 昌 明

一九六〇年春，我受浙江省丝绸工业公司的委派，参加了“建国十周年丝绸工业展览会”工作，来到北京。此次展览会由纺织工业部，对外贸易部联合举办，是旨在向中央汇报和对驻华使馆开放的内部展览。从筹备到展出结束，在首都渡过了七个多月难忘的日子。回忆往事，就好象发生在昨天。

一天，我正在高墙架上布置展台背景，国务院习仲勋副总理来到我们展厅，我从扶梯上爬下来时他已站在我的面前，“你们辛苦了！”随着习副总理的声音，上海，苏州一起来的同志都过来了，七、八个年青人把习副总理围在当中，副总理微笑着望着我们：“南方来的吧！在北京习惯吗？”我们回答：“习惯”。这时，我想找张凳子让副总理坐，可刚开始布置，哪有凳子呢？习副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思忙说：“不要坐，这样不很好吗？”。只见他将身子半倚着张小谏

桌似的桌子旁，桌上还放着杂物，他一手扶着桌沿和我们攀谈起来，一一问我们来自哪个省、市、年龄多大，干什么专业的，大家依次作了回答。当他知道我们这些小青年都是搞丝绸花色品种设计时，非常高兴，连连说好，“你们是设计者，又是展览布置者，这更好”。习副总理的随和把我们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设计队伍情况，生产量、出口量，江、浙、沪三地区丝绸的不同特点……。当他听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的装饰用绸是杭州设计生产时，他转过身来问我：“你参加设计吗？”我回答：

“跟着老师边学边干”，又问：“什么学校毕业的？”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上过专业学校，是练习生学设计的”。

“什么是练习生？”身旁的伙伴们七咀八舌地作解释：“练习生”就是不在工厂车间而在办公室学习的学徒。习副总理忙点头表示明白了，停了会儿说：“没关系，只要勤奋，同样可以成才。”他又朝大家看了看：“你们都很年轻，刚20岁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希望你们早日接班啊！”接着习副总理还对我们谈了丝绸工业的地位，国际的影响，出口创汇的作用……当谈到展览布置时，就讲的更细，更具体了。

二

展览如期开幕。“五一”劳动节刚过，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来参观了。朱委员长，身穿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满面红光，面带微笑。在纺织工业部蒋光鼐部长，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陪同下，依序看着各展台的产品，图表、数

据，认真地听取介绍，有时还弯下腰来看，常点头表示赞赏。望着朱老总（后来听到首长们都这么称他）慈父般的面容和听讲解专注的神情，我紧张的心很快地平静下来，讲解的语气也就自然流利了。

朱老总来到中心展台时，夫人康克清望着一张特大的虎皮停下脚步说：“这张虎皮真大啊！比我们家的那张还大”。朱老总转过身来，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人造的，假的”。大家都开心地笑了。的确，那是依靠独特的工艺技术，用金丝绒仿虎皮制作的新产品。这时，蒋部长，叶部长提议请朱老总休息会儿再参观，朱老总用微笑表示谢意，持着手杖又向前走去。他老人家兴致勃勃地看完整个展览，才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除蒋部长，叶部长外，还有农业部、化工部、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厅、“人大”办公室的首长。朱老总慈祥地听着各位首长简洁汇报，讲到蚕茧数量时，他老人家扬了扬眉问：“我们现在的桑树面积比抗战前还差多少？”一时没有回答。停了会儿，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和丝绸总公司陈诚中总经理交换几句后答：“还差一倍”。朱老总听后看了看大家，说：“还需努力啊”。在日本鬼子“三光”政策下，江、浙一带的桑树几乎被砍光，烧光。桑，是丝绸工业的基础，好比粮食，桑树跟不上，茧、丝、绸、出口必定受影响。朱老总的一句问话指明了丝绸工业发展的方向。

三

卫生部李德全部长来了，她身体健壮，走路利索，快言

快语，整个展厅笑声不断，喜气洋洋。参观中，她很认真，很仔细。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种丝绸她赞不绝口，高兴的她也不断向我们介绍：这种绸出口宜作什么服装，那种缎适合那种身材；花色如何搭配，面料与里料如何结合，比划着讲解服装的款式。她还神秘地告诉我们：“有位外国朋友对我说，穿了中国丝绸，疾病都会减少”，说着她自己也自豪地大笑起来。看完数千种花色品种后，高兴地说“妇女们会感谢你们的，世界人民会感谢你们的。”当然，李部长感谢的是日日夜夜战斗在丝绸工业战线上的所有同志。

参观完毕走到出口处时，李部长又回头问：“你们整天在工厂里搞设计，忙生产，有没有忘记锻炼身体呀？”我们笑而未答，她紧接着说：“你们忙，可以抽一点时间做做工间操，在办公室也可以这样锻炼”，说着就站在工作人员办公桌旁示范着扩胸，弯腰，踢腿……做得既认真又准确，虽然留下在旧社会被缠过脚的感觉，仍然是雄纠纠气昂昂。“你们看，我能有这样的身体，就是来自锻炼的”，她举起手臂扬了扬，“小伙子，来比试一下手劲好吗？”李部长朝我问，伙伴们把我这个矮胖墩推到桌边，我有点害怕，她是部长，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是奶奶辈的长者。正在犹豫时，李部长已把我的手握住。来真的！比赛开始：李部长的手大，劲更大，我尽力顶着，拼着气，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周围的人忘情地喊加油！加油！不知是为部长加油还是为我助威，展厅里一片笑声。我努力撑着，撑着，有点吃力了，偷看部长一眼，只见她眼睛盯着我紧握住的双手，闭着咀，同样拼着气，一副顽童般的神态，我忍不住笑了，手被扳倒了，李部长胜利了，乐得大家前仰后合，笑得是多么开心。

四

下午，五点半过了，我们关门打扫卫生。突然大门被轻轻推开，走进三个人，前头的是位学生模样的姑娘，穿着一身兰卡叽布衣服，脚穿北京方口布鞋，左肩跨着布书包，走在当中的是位身材高大眉毛很浓的老同志（姑娘是他的女儿）后头的是位男青年。苏州来的小蒋见有人进来连忙说：“下班了，明日再来参观吧！”，那位老同志带着山西口音温和地说：“我顺便来看看，一会儿就走，你们忙你们的，有不明白的再问你们，行吗？”。凭经验，这是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同志，没有持红请柬（以蒋、叶两部长名义的邀请柬）又没有领导陪同，我勉强回答：“行！那你自己看吧！”，我继续拖地板，有的在扫地，抹桌子，关窗户。半个小时过去了，小蒋又嚷：“下班了，走啊！”，那位老同志急步过来，歉意地说：“好，好，就走”，可他又恋恋不舍地向我招手：“小同志，来一下，哪些是社销（指出口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哪些是资销（指出口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能告诉我吗？”我回答了他的提问，接着他又问：“现在最好销的是哪些产品？最新报样的是哪些产品？”我觉得这位老同志和气又内行，我也耐心地向他作了介绍。“丝绸出口创汇成绩很大啊！”他满意地与我们道别。三位同志跨出大门，往下楼的电梯走去，“等等，请签名”小蒋叫着，来宾签名是我们的规矩，对未持请柬的来宾都要这样做。那位老同志转过身来，右手就向左胸前口袋里掏钢笔，那位男青年马上抢在他的前头过来了，在签名簿上利索有力地写上“计委薄一波等三人”，然后朝我们点点头走了。我们呆了，虽不认识薄副

总理，可他分管工业和国家计委这是知道的。唉！怎么办？怎么这样接待薄副总理呢？大家心里又着急又不好受。“赶快向总公司领导报告”，还是我们这伙里学历最高的陈先明同志（上海来的）主意好。电话在值班室拨通，我们紧张地围在话机旁听陈总经理①的回话：“我马上给荣副部长②挂电话，向薄副总理说一下，你们年青人不认识薄副总理没关系，不要紧”。这时大家的心才感到宽慰些。

三十多年过去了，可实在难忘。这些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中央领导，是伟人，名人，可又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平常的与百姓一样，怎不令人敬佩，信赖，怀念！

备注：

①陈诚中——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②荣毅仁——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华隆食品厂创业经过

朱镇华 口述

一、红与黑

我15岁就当学徒。

那是逼的，没办法。我兄弟姐妹6人，加上父母亲，一家8口人，全靠我父亲每月30几元工资过活。我是长子，所以1964年我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就替我找到工作单位，到县木器厂当学徒。

那时我个子很小，又瘦，工种是搬木头上架锯料，木头很重，常常搬不动。有一次出了工伤，把手指头锯了很深的一道血口。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干了半年左右，“社教”来了，查阶级路线，查出身，我家庭成份不好，厂长就叫我回家，没有任何手续，我就被辞退了。我父亲当时在食杂公司，只好去找本单位领导，领导看我家实在困难，不久就安排我到糕饼厂当学徒，这时我16岁，是1965年。

我师付杨建东，他是上海饼干厂下放来的，技术很过硬。他看我肯学，很高兴，也就把技术尽量传授给我。那时

配方工序都是传统的，不太复杂，三个月下来，我就基本掌握了技术，成为学徒中的尖子，厂里还让我带其他学徒。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好的人成立红卫兵组织，大批大斗，大破四旧。以后又闹派性，搞武斗，打人，抓人，杀人。我祖母非常担心我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去惹事，每天我去上班都要再三叮咛：“咱们出身不好，样样不如人家，事事都要让人，不要和人家争，人家欺负你，也不可和人拗气。千万不要去参加派性”。那年头，家庭出身最重要，有一幅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讲的就是这个。社会上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黑五类的子女被叫做“狗崽子”，我家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属黑五类，专政对象，我就是狗崽子，不敢乱说乱动。我如果在外面惹事，就会连累家里，连累父亲，会把父亲的饭碗打掉。所以我祖母特别担心我们年轻人，一家人提心吊胆过日子。我当然懂得这些利害关系，所以在厂里闲事不管，只是埋头做工。那时红卫兵串连，来来往往的很多，我们糕饼厂每天晚上加班做面包，也没有时间去社会上胡闹。

学徒期间规定为3年。第一年每月工资9元，第二年和第三年上升为每月15元，三年后转正定级，每月21元。晚上加班大家都是二角钱加班费，等于增加60%的工资，所以干得很起劲。

转正定级后，我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师傅了。1972年，朱敏娇进厂当学徒，分配在我手下，在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感情，谈起了恋爱。我的恶运也就降临了。

朱敏娇出身红五类，她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父亲是公社社长，母亲是朝阳街道书记，县革委会和城

关公社革委会委员，又是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副指导员，一家都很红。当她知道女儿和我关系时，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当时事事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她认为，我和她女儿是属于两个阶级，根本不能结合，不能有我这个“黑女婿”。如果她同意把女儿嫁给我，她自己就很可能犯“路线错误”，书记的位子也会坐不稳。那时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党员本人的婚姻，乃至儿女的婚姻都要通过党组织，组织批准才能结婚，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党性的表现。很多党员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抉择：“你是要党还是要老婆？”最后落得两头皆空。这是我以后的想法，就是站在她的位子为她着想。所以她当时坚决反对我们结合。

但是女儿不听她的，偏要和我好。事情惊动了上级组织，公司领导认为这已经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了，于是出面干预，分析起来，当然错在于我，是黑五类欺骗腐蚀红五类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马上把我抓起来，送到县民兵指挥部关押了一个多月。民兵指挥部比公安局看守所更可怕，这里无法无天，随意打人折磨人。接着又把我送到金山劳动改造三个多月。完了又把我押送到沿山公社里居大队宁家坊生产队，向群众宣布我是来这里劳动改造的，要社员对我严厉监督。三个月后，把我押回厂里，开大会批斗我，给我开列了四大罪恶七大罪状。四大罪恶是：恶毒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批林批孔；散布反革命言论；流氓成性。七大罪状记不起来了。接着就宣布将我开除出厂。这些“罪恶”都是捏造出来的。你想想，如果是真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叫我坐十年的牢，甚至杀头。因为是他们捏造的，所以书面材料没有和我见面，也没有叫我签字。我就这样被当做“反革命”开除回家了。